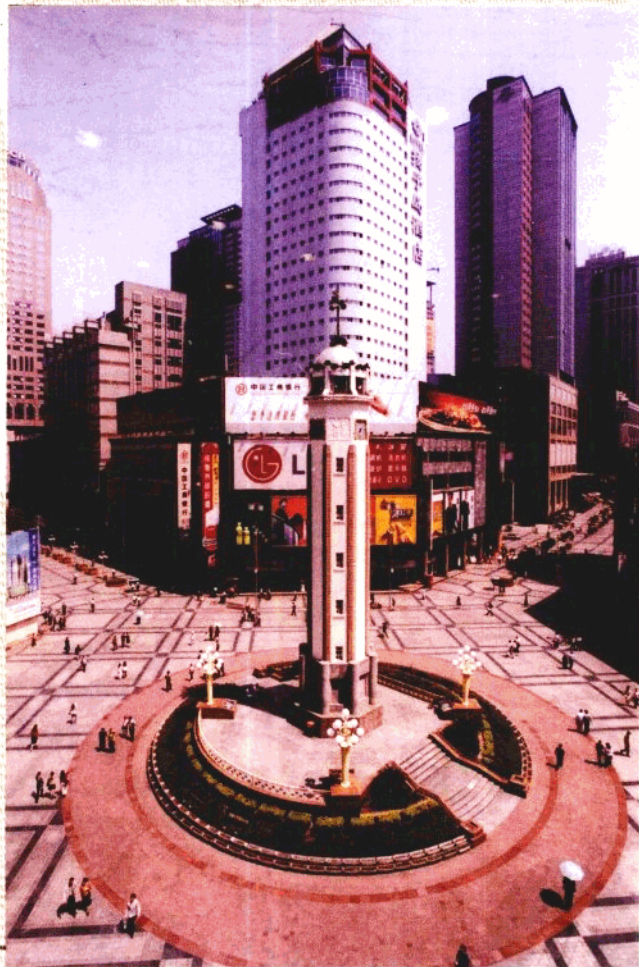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史资料

12

重慶市
渝中區

重慶市渝中区政协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



1945年10月，在特园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。
第二排，左起第5位是张澜



梁漱溟(1893-1988) 哲学家。广西桂林人。原名焕鼎，字寿铭。



老红军——袁 昆



沙 鸥——诗 人
1947 年在上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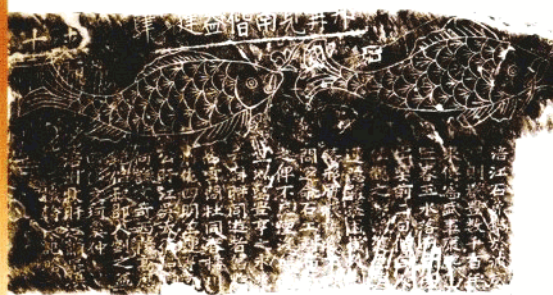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白鶴梁”题记

清光绪辛巳年(公元 1881 年)

卤州孙海题时辛巳(光绪七年)初春也。

孙海：(公元 1849——1911 年)字云帆又字云樵。秦州(今甘肃天水)人。进士官蜀。工诗善书，其字笔重墨凝，端肃有度。



清康熙二十四年(公元 1685 年)

肖星拱《重镌双鱼记》，“康熙乙丑春五水落，石鱼复出。望前二日，偕同人往观之，仿佛双鱼蓂莲隐跃，盖因岁久剥落，形质模糊几不可问，遂命石工刻而新之，俾不至湮没无传，且以望丰亨之永兆云尔……”。



东华观藏经楼





渝中区政府综合大楼(渝中区政协现办公地址)



渝中区政协原办公地址

目 录

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辑文

浩然正气显良知——纪念张澜先生诞辰 130 周年·····	冯克熙 1
斯人虽去,风范永存——记梁漱溟先生·····	冯克熙 4
争取中间势力——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第三党的交往 ·····	杨 力 8
风雨同舟,源远流长·····	李 花 16
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文化统战工作·····	钟牧贤 何 静 23
民主人士刘西林·····	李渝沙 29
办公楼的变迁·····	何 莉 34

军 政 风 云

一个老红军的回忆·····	袁 昆 38
回忆重庆“沧白堂事件”·····	陈益民 60
贺龙在西南军区时的二三事·····	欧阳儒炳 62
一份 47 年前的家庭爱国公约·····	陈鸿义 66
重庆市第一区公开党支部的工作·····	程昌华整理 68
解放初期参加郊区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回忆·····	徐众军 75
重庆市第一区开展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概况·····	邹用陆 78
我经历的“三反”运动·····	程昌华 89

回忆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的日子·····	薛祚光	9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

工 商 经 济

浅谈重庆解放前的“当铺业”·····	伍志安	99
战时重庆美金公债私分案·····	钱 棱	108
粤香村、老四川、陈青云和他的清炖牛肉汤·····	曾祥明	110
天下名吃聚陪都·····	沈智敏	115
五联纸业公司纪实·····	张钧陶 向兴华	134
我与重庆市市中区小商小贩联合会·····		
·····	汤兆侠口述 何 莉整理	143

文 化 艺 术

市中区地域历史上的书院·····	吴光夏	149
重庆有家《四川日报》·····	肖鸣锵	152
中国新闻学会·····	肖鸣锵	155
程砚秋两莅渝州·····	厉慧森	158
古城重庆渝中区考古发掘概述·····	胡人朝	160
长江上游“水文考古”亲历记·····	胡人朝	165

教 育 科 技

重庆金融界办的实用商业学校·····	欧阳昭华	169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	-----

重庆商会办的商业学校·····	欧阳昭华 17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人 物 春 秋

国际友人格拉塞先生·····	薛祚光 185
诗人沙鸥·····	邓芝兰 187
重庆橡胶工业的奠基人——忆老台胞陈维新先生·····	陈英英 197
忆川剧著名小生李文韵先生·····	曾祥明 202
记已故集邮家罗华生·····	於福海 209
刘中一先生的诗词情——记执着深研传统诗词的刘中一先生·····	张凤林 215

民 族 宗 教

反对黎培里破坏宗教革新运动重庆天主教教徒上街示威游行·····	陈仲伦 219
明代道教建筑——东华观藏经楼·····	达应建 223

附 录

解放思想, 开拓创新, 充分发挥文史工作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积极作用·····	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25
--	------------------

浩然正气显良知

——纪念张澜先生诞辰130周年

冯克熙

“表老”——是人们对张澜先生长期习惯的尊称。表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知名人士，也不妨说是位传奇人物。传奇在他的布衣高官经历，官场志士风范和民主理念典型。——从1872年出生到1955年谢世的83年生活历程中，他走过了清末、民国和新中国，也经历了变法维新、辛亥革命、民主革命、社会主义建设一连串中国重要现代史鉴。

张澜先生字表方，出生在四川南充，就学在成都、北京。1903年，赴日本求学，受明治维新影响，成长了民主革命意识，加上爱国忧国思想，从而铸成他一生的精神主流：追求民主进步，反对专制邪恶。——不同于一般革命斗士，表老主要在上层活动。清末，任川北宣慰使，四川嘉陵道尹，民国初年，任讨袁军总司令部政务长，四川省长。新中国成立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，人大副委员长，他出入官场，不受习染，身居高官，一身清廉，体现了为人称道的人品。

表老身在上层，心系人民，追求民主，反抗专制，他的所言所行，都与时代同步，突出了可贵的良知。

人品，良知，焕发浩然正气，也就必然为人钦重。1941—1914年，表老被推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。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群体。大量学人会敬重这位官人，说明表老确是士人风范的代表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、中期，民盟总部设在重庆上清寺“特园”，表老亦长住在此。抗战胜利，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

主席在周恩来、王若飞同志陪同下自延安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。两天后的8月30日，毛到“特园”看望表老。9月2日，民盟中央在“特园”宴请毛主席。9月14日，毛再赴“特园”访表老。同年10月，民盟的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在“特园”召开。作为民盟一个年青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，我都曾采访和涉足过这些历史事件。不少次接近过表老。让我毕生难忘的有两件事。一是，他对《民主报》的关怀。——《民主报》是1946年2月在重庆创刊的民盟中央机关报，它一出版，就高举要求民主，反对独裁，要求进步，反对专制的大旗，和共产党的《新华日报》紧密合作，并肩战斗，《民主报》立场鲜明，言论尖锐，为人民欢迎，也就是为反动派仇恨，因而，不断遭到打击。从打报童，抓记者，到烧报纸，无所不用其极。——《民主报》社长是罗隆基，总编辑是马哲民、叶丁易、尚丁、赵一民、吴春选和我先后任经理。一些年青同志不顾艰险，刻苦工作。表老、罗先生经常给我们鼓励。没有他们的主持，也就没有《民主报》的成长。随着抗战结束，政治重心东移，民盟总部，表老、罗先生也去南京，临行，他们把我叫去对我说：民盟原想把《民主报》随总部迁去南京或上海，但想到重庆的地位依然重要，报纸在这里已有基础，就暂不动。你们留在重庆，把报纸办好，为民盟争光。要坚持原则，也要注意策略。表老还说：“立德、立功、重在立言”。——这就是我见到表老和罗先生的最后一面，以后，就只从通讯上继续得到两位长老一些教导。

另一件事是，1949年初，国民党败局已定，李宗仁想通过民盟进行和谈。张表老即提出国民党要首先释放政治犯。范朴斋先生衔表老命来重庆向当时的国民党“西南军政长官”张群具体交涉此事。经过上下的努力，终于将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21位民盟盟员、共产党员，唐弘仁、李康、舒军、田一平、周特生、屈楚、仲秋元等营救出来。参予其事的成都老同志张松涛（原民盟中央参议委员）在一篇《营救渣滓洞同志出狱经过》

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段过程。他说“主此事者，是张表老；从中奔忙者，是范朴斋；积极襄赞者，是鲜特生、梁漱溟、潘大逵、胡克林；我和杨复全、冯克熙、赵一明、鲜恒几个，只是具体奔走联络事务。但大家全力以赴，终于经过斗争，把21位同志营救出来。”记得，1949年3月30日，我们把脱险同志分两批接来“特园”，大家见面，感奋异常，有的热泪盈眶。——这段往事，是民盟一段珍贵历史，也是表老的领导功绩。

表老一生布衣布履，一身铁骨正气。他讲话不多，不搞形式，而爱国精神，民主风尚，良知人品无处不在，体现了人的最大价值，也成了大家的最好榜样。——回忆当初，针对现实，我们就越更追怀表老崇高，越更感到纪念、学习表老的重要和必要。

中 國 人 民 革 命 軍 事 委 員 會

張副主席：

茲值你八秩大壽之辰，我以欣慰的心情慶祝你的健康長壽。適在休養，未能面祝，特致賀忱。

朱德



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

斯人虽去 风范永存

——记梁漱溟先生

冯克熙

梁漱溟先生的百年经历，是中国近代一页深重史鉴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曲慷慨悲歌。——梁先生一生背负着的时代涵义，十分值得认真解读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有一些杰出的学人，爱国志士，社会活动家，以他们的非凡贡献，为世称道，也以他们的风雨沧桑，让人沉思。梁漱溟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梁先生诞生于19世纪末。青年时代，就以学术上突出成就和爱国情操，称誉社会。他参加过辛亥革命。20多岁，破格为蔡元培先生延聘为北京大学教授，传为中国教坛佳话。当时，他与同在北大的李大钊、毛泽东交往颇多。因此，他曾说：“毛主席应当知我。”以后，他从事乡村建设研究，探索建设新中国的道路，开创了乡建派的系统理论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到重庆，参加创建中国民主同盟，并在周恩来同志支持下去香港创办民盟的第一张报纸《光明报》，呼吁民主，坚持抗战。1941年10月10日，《光明报》上发表了民盟的十条政治纲领和梁先生执笔写的民盟成立宣言。宣言把民盟的十条纲领概括为：“政治民主化，军队国家化”两个口号。他认为：“唯此以永奠统一，必兴民族。”望“执政之国民党以武力属之国家，以大众趋向为依归。”

抗战胜利，他作为民盟九个代表之一，和张澜、黄炎培、沈钧儒、章伯钧、罗隆基、张东荪、张申府、张君勱等到一同参

加旧政协。在旧政协开幕前的一次茶话会上，他提出，政府要保障人民自由权利，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，释放政治犯。当时中共党报《新华日报》在1946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，认为梁先生讲的是真理，反映了人民的心声。“全国人民高举双手，赞同梁先生这种表态。”

梁先生的“改造旧中国，建设新中国”的爱国初衷，和为之奋斗不懈的努力，历史不会忘怀。人们更钦佩的，是他不屑名位，不畏横暴的铁骨和节操。1946年，李公朴、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他毅然决定冒大风险去昆明调查。旗帜鲜明，义正词严地痛斥特务暴行，大声疾呼：“我要连喊一百声，取消特务。我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，我在这里等着他们！”

梁先生的大义凛然为他在民主革命时代赢得了很高声誉。解放初，他应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志邀请去北京，大家对他很尊重。不料，书生本性难移，在1953年秋，全国政协常委一次扩大会上，他谈农村问题，请党中央注意农民情况，说工人生活和农民生活有很大差距。梁漱溟这篇发言，引起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。在梁发言的第二天，1953年9月12日，毛泽东在有梁先生列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说，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，认为农民生活太苦，要求照顾农民，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！有人竟班门弄斧，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，还不了解农民，笑话！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，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。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，不容破坏的。——梁漱溟是个不甘蒙屈，好强直性的人，他对毛主席的话十分诧异，认为完全误解了他的诤友之忧。那知，在过了几天的又一次会上，谈到这个问题时，毛又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插话，主要有：“你（指梁）虽没有以刀杀人，却是以笔杀人。”“人家说你是好人，我说你是伪君子。”“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，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你参加，因为你能欺骗人，有些人

受你欺骗。”梁当场听到这些话后，感到自己进言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，而耿直之性支配着他，要求发言作答，说，我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今天，我仍要直言，我要求毛主席有这个雅量。毛这时插话说，“你要的这个雅量，我大概不会有。”此话一出，会场上四处呼喊：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！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！梁漱溟滚下台来！——会开不下去了。会上发生的这场前所未有的与毛主席的当面顶撞，成了中国现代政治上一个震撼人心，也引人深思的问号。

毛主席也确有雅量。梁漱溟虽如此“犯上”，并未戴上反革命以至右派的帽子，梁先生却从此脱生社会，闭门做学。不幸的是，在几乎与世隔绝二十年之后，他又闯了大祸。——文革末期1974年，“四人帮”发动批林批孔。由于梁先生是儒学权威，就被点名，说他是孔门孝子贤孙，要他对批林批孔表态，而梁表态是：要批林，不批孔。这还了得！于是，“批孔”发展为“批梁”。从1974年3月到9月，“批梁”搞了整整几个月。那年秋末，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大会，主持人一再追问梁对批判的态度。谁想，他竟在这时抛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！”这份刚强，为他赢得“反动透顶”的封号，而人们又是如何评价？历史自有公论，历史已有公论。

我有幸地年青时代认识和追随过梁先生。作为当时民盟总部的年青工作人员，他对我们有过许多亲切、敦厚的教诲。作为民盟机关报——《民主报》的经理，他对我的工作有过不少关怀和支持。——八十年代末期，我去北京，和鲜恒同志（民盟元老、“特园”主人，鲜英的公子）去木樨地一幢楼房看望梁先生。在违隔近四十年后，他一下就认出了我，十分亲切，十分慈祥。年届九旬的老人，依然那么硬朗。我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。他说：“我一生的是非曲直，当由后人评说。我为人处世，身体力行的，只是：独立思考，表里如一。”我问他，文革风暴

中，他怎么会说“三军可夺帅，匹夫不可夺志”。他说，“我什么时候都主张认真。认认真真地看，认认真真地学，认认真真地讲自己的话。讲真话，不讲假话。这一条，我做到了，问心无愧”。他还说：“中国讲究谏，讲究诤。这两个字都是有言字边，说明说话要真，要正。一个人要有诤友，他会少过错。人贵乎在诤友。”

梁先生一生都在不断思索，探求两个问题。一是人生问题：人，活着为了什么？一是社会问题：社会、国家往何处去？他不仅穷其思，而且践其行，在辛亥革命，民主革命，乡村建设研究和实践中，学用一致，言出行随，从而使一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梁漱溟卓然屹立在中国现代史上。

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传统，孟子曾概括为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”在古代中国，从屈原、魏征、海瑞到于廉……均寄托了这种气质和精神。在现代史上，从鲁迅、闻一多、梁漱溟、马寅初等人身上也可看到这种品德。他们坚持真理，维护正义，不计得失，不顾安危。他们因此而彪炳青史，却也因而饱受折腾。这并不怪，在多难华夏的多难历史中，苦难总常伴着哲人。——以梁漱溟先生来说，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，却仍然傲雪凌霜，坚若古松，挺拔在神州大地！

我认识的梁先生，不仅学识丰越，爱国情殷，一身正气，他还一生淡泊，布衣素食，两袖清风。在旧社会，他为爱国、民主而奋斗，备尝艰险。解放后，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，但他胸怀坦荡，义直自守，充分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高风亮节。

斯人虽去，风范永存。梁漱溟先生的道德文章会永垂史册，他的可敬形象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——把对梁先生的怀念作为一种启迪的思维，难道不是我们精神上的营养？

争取中间势力

——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第三党的交往

杨力

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间势力的问题上是有过沉痛教训的。早在1930年，邓演达从苏联回国建立第三党*的时候，曾派人找过共产党谈判，但未被接受。当时中共的“左”倾领导人拒绝与中间党派合作，“对其它党派的政策，没有加以区别，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”，因而对第三党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，致使两党之间形成了严重的隔阂，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。最典型的莫过于1933年，在酝酿建立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时，第三党作为主要的策动者和参与者之一，首先提出“联共”的主张，并派人找中共领导人，要求采取联合行动。但王明“左”倾路线领导人拒绝与在福建成立的“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”合作，没有给予应有的援助，其结果是蒋介石集团在击败这个孤立无援的革命政权后，又回过头来加紧“围剿”中央苏区的工农红军，导致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失败。周恩来牢记这一沉痛教训，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争取中间势力当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加强了与第三党等中间党派的合作。

自1937年底开始，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进行频繁谈判的同

* 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，1930年成立时，其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。因当时外界不了解该党，称之为第三党，后来有时也自称为第三党。1935年，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。1947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。

时，也与各中间党派初步建立了联系。第三党的章伯钧、彭泽湘与中共的王明、周恩来分别代表两党在武汉举行会议，双方回顾了過去两党的关系，一致表示今后应密切合作，共同战斗，这就为发展两党的关系迈开了第一步。但武汉时期由于王明的影响，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事实上还停留在国共两党的范围，而忽视、冷落了中间党派，这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利的。

1939年初，中国的政治中心由武汉转移到重庆之后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建立，逐渐开创了与中间党派合作的新局面。周恩来当时很注重同第三党、救国会、青年党、国社党、职教社、乡建派等党派团体建立联系，经常与他人的领导人交往。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经历，所代表的组织有各自的政治倾向，但周恩来总是平等相待，不断就国内外的形势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以及国共两党关系等重大问题，同他们交换意见，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，逐渐消除隔阂，进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协调行动，互相呼应。第三党也在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中，不断得到帮助和启迪。

1939年3月9日，周恩来、邓颖超宴请第三党中执委连瑞琦和夫人胡佩芬、中执委唐午园和夫人李冬青，商议对国民党四川高级军政人员潘文华进行工作的问题。

1939年，第三党在重庆打入陆军卫生用具制造厂，连瑞琦任厂长，郭则沉、王人璇分任总务、工务处长。连瑞琦不顾蒋介石的指令，于6月秘密将医疗器械，送交八路军办事处王若飞和徐冰。周恩来、章伯钧等在该厂王人璇家里开会决定了由任谦策动的甘肃农民暴动，并由连瑞琦陪同任谦乘车到各处秘密接洽。王若飞、徐冰、王炳南常到该厂开会，周恩来曾到该厂指出要为胜利后人民接收工矿企业培训技术人才。连瑞琦开办了工矿人员训练班，举行每月一次的高级技术人员座谈会。后来，有人向国民党密报该厂是第三党经费来源，